

小袖
說珍

玫瑰
花

司。公。人。名。
張。○

上海商務印書館

玫瑰花下

第一章

泰起必山之麓。有火車北行。復繞越岡嶺。自巔一落。疾若掣電。歷平原至佩革斯。飛駟得頓舊金山等處。正飛馳間。車中一客手持函。獨自披閱。客年方少。容清眇。目光英銳。蓋車經泰起必南站時。一騎者投此札。客且閱且蹙額。黯然自語曰。此事似不能卻。但於余勾當。不無稍礙。往日渠頗體恤人艱。何今日貿然作是語。

未幾。車欲折行。客坐臨車牖。窗闔洞開。值大風驟起。車行甚疾。一不及防。函紙爲風捲去。陡入天空。轉而益遠。客失色。引頸躅足。前適有高樹矗立。此紙胥於樹頂之枝。隱約可辨。四

顧曠野。寂無人跡。客默思此紙既落木末。枝高野曠。不慮爲人所得。但經數日。則風侵露刷。字跡模糊。卽有拾得者。亦無可辨認。火車抵弗來諾。客卽下宿於逆旅。疲甚。卽就枕。不復措念失函事矣。

詎意有兩宵小。因犯巨案。聞羅哀雷警察方邏捕甚嚴。乃倉皇奔避。攀蘿捫葛。逾崖而行。天炎苦渴。益憊。擬小憩林樾間。睇前有高樹。交柯接葉。清陰濃茂。亟趨就之。此二人者。一頗修偉。灰鬚髮。聳顴碧眼。顧盼雄勁。年可五十許。狀悍而沈。似飽經危險。一齒本及三旬。鬚黑目美。好有勞容。似性質孱弱者。

時年長者張目回顧。有驚懼色。語少者曰。吾年老。目光已遜。

不能遠及。汝試遙矚。有人跡否。視有無以定行止。少者就樹
猱升而上。方眺矚間。見樹杪挂一紙。取得之。插襟囊中。望四
野岑寂。旋即下曰。此間無行旅。可稍息。老者曰。吾曹避匿至
此。司法官耳目所不及。當不虞有變。言次。見少者持一牋。卽
詢之曰。汝手攜何物。曰。適登樹杪。偶得此牋。以意度之。或者
爲婦人所訂密約。且語且覽。忽拊髀曰。此誠好機會。竟有十
七萬五千他拉。美幣名倘有膽略。儘可往取。言竟。仍藏牋於囊。
向老者微笑。

老者出手索之。曰。狄克。少者名汝將此紙交我。勿戲。少者驟卻。
數武。目炯炯曰。欲得此牋。余先問汝。汝平日於火車尋生活。
今已足否。曰。闌珊甚。後且欲斷手矣。少者領之。似有贊成意。

曰。我度汝必如此措辭。汝數爲之。無大利益。我所知已三次矣。受槍擊者一。拘禁者二。今日得出死地於曠野中。收吸空氣。非余力不及此。德林名老者曰。蒙爾援手。固不去懷。但爾亦須憶前次一事。卒不能成。不得謂非爾咎。

狄克聞言。色頓異。德林謂之曰。我知爾平日所爲。亦無異於余。往事何足齒。但爾因此可頓長見地。狄克曰。此言誠然。卽以此函紙授德林。德林本怏怏至是。轉怒爲喜。閱函畢。覺心忴。癢難忍。復萌故智。語狄克曰。我兩人旣知有此巨款。脫無方略。得此反不如仰臥車轍中。願碾死以釋此念。蓋此函爲合衆國南方某縣司庫人所書。計時甫閱一日耳。其言曰。柏力乾君鑒。初十日得來書。云將離弗力斯。往舊金山。首

涂之期。能否稍緩一日。鄙人。有事奉商。以路隔未能晤罄。特派飛騎齎函至泰起。必南站投呈。僕每季所得款。交四們士。總司庫存收。數年來均由鐵路公司匯兌。惟苦匯費太巨。故此次已將銀易國家銀行鈔券。固緘匣內。復慮有意外。值此間一偵者。有事於弗來諾。僕與偕行。敢請君先至弗來諾相候。明日可晤敘。此後途中得與君共晨夕。鼎力照拂。爲幸良多。辱忝交末。諒荷俯允。無任企禱。蓋敦斐拜手。

時狄克語德林曰。吾有一策。機不可失。但事甚險艱。雖然。有此巨利。可圖。卽首領不保。亦應一試。德林躍然起曰。亟語我。狄克前與耳語。良久。德林首領者再曰。余初不料爾籌畫盡。

善。至。於。如。此。聞。之。佩。甚。但。吾。曹。屢。犯。不。法。早。爲。當。事。所。聞。取。有。攝。影。倘。爲。所。訶。得。按。圖。而。索。深。爲。可。慮。惟。如。此。巨。利。棄。之。殊。爲。可。惜。必。勉。爲。一。行。

次日。蓋敦斐果偕赴弗來諾之偵者乘北行火車首涂。攜銀券小匣一。至弗來諾。安然無事。偵者別去。無何。其友柏力乾來。遂與同車。是夕車行甚捷。次晨。已抵四們士。二人別雇馬車。至逆旅。少息。聞鐘鳴十下。蓋敦斐手小匣。偕柏力乾同詣總司庫辦事所。於櫃上啟鍵。以手探入。色忽大變。向匣審視。銀券已不翼而飛。驟失巨款。其驚駭懊喪之狀。非楮墨所能盡。

有名偵者尼楷忒。於舊金山密興街自築之招待所中。口一雪茄。方少休。其侶企克者。亦在坐。此二偵者。前爲紐約金礦主人訪祕密事。得有端緒。昨甫來此。尼楷忒曰。吾二人得此暇日。憩息一星期亦佳。企克曰。余亦甚願與君相共。作數日漫遊。深冀無以事來。勦予曹者。則幸甚。尼楷忒謂曰。如君言。最合余意。惟君平日不肯一息閒。與常人耽逸樂者不同。恐仍思擔任他事。企克曰。吾雖休息。吾心不欲一無所寄。終恐不免煩攘耳。尼楷忒曰。吾則匪特休息形骸。并欲無思無慮。甯靜抱一。擾於何有。言甫畢。忽聞德律風錚然鳴矣。尼楷忒似有厭惡意。不得已起立。以筭就耳。但聞警長曰。爾尼楷忒君否。曰。然。警長又曰。頃有要件。須爾速辦。尼楷忒曰。

余正圖休息。謝絕一切。有件還希別談。警長曰。本不敢猝然相勞。以此間警察。無足恃者。況此案原人。極願句若措意。尼楷忒曰。雖原人見託。尙乞諒我苦哀。警長曰。余亦願爲爾謝絕。惟失主蓋敦斐者。云與若少故相習。最深欽佩。此次事出意外。非若不足肩此任。脫若固辭。如彼失望何。

尼楷忒曰。爲蓋敦斐君耶。非泛泛比。亟趣渠至與談。警長曰。甚善。初蓋敦斐未知若所在。頃吾告渠。渠甚喜。吾當速之來。半句鐘即可暢語。尼楷忒於是懸音筒原所。回身謂企克曰。蓋敦斐與吾少同學。甚稱莫逆。渠事如吾事。吾無所辭。惟事未明言。亦無從懸揣。企克曰。試與余言。蓋敦斐平日治何業。不難意度得之。尼楷忒曰。憶前蓋敦斐曾爲總司庫於南方。

某縣。企克曰。曾遭盜劫耶。尼楷忒曰。渠少年時。曾遭此。其時
余甫職偵事。竭力訶察。得破案追贓。緣蓋敦斐置一鐵匱。舉
所積悉儲其中。一日爲鄰管馬。得二辨士。欣甚。欲儲諸匱。詎
已爲人竊啟。空諸所有。吾知之。誓破此案。適鄰一嫠婦。有子
德林。素無行。吾卽疑其所爲。然此子頗靈敏。與同學班次甚
高。吾鄙之。未與往還。此子亦以無賴故。致其母常悲憤。後吾
訶德林得實。起贓返之。蓋敦斐以其母嫠也。未白諸當事。懲
此子。嗣其母納德林於改過學堂。不悛如故。又以犯竊斥逐。
比長則惡益稔。汙名益甚。若亦當有所聞。企克曰。若言此案。
令吾憶得一事。吾與若附火車至三橋關山坳停車時。見一
人延伫棚下。酷似德林。被服頗清潔。立棚柱後。目眈眈面車。

闊。尼楷忒曰。若當時胡不言。企克曰。吾見德林時。正若下車與工程司語。不及告若。且吾與彼並無關係。故上車後。亦不復及之。尼楷忒曰。吾聞若所言。亟欲蓋敦斐速至。一詢其事。忽忽二十五分鐘。蓋敦斐來。尼楷忒逆道契闊。并爲介於企克。蓋敦斐色灰敗。窘急萬狀。語尼楷忒曰。今見君慰甚。吾甚願一罄別緒。但吾此時心如勞絲。惟乞君力爲援助。吾驟失去十七萬五千他拉巨款。有何法可破獲。乃歷述匣中銀券如何存放。如何攜帶。何處起程。何人作伴。備舉無遺。尼楷忒聞之。聳然曰。此案情事。頗爲奧折。蓋敦斐曰。君言案情奧折。似不易破。但愈奧愈耐。研求君當不憚。尼楷忒曰。誠然。凡遇棘手之案。腦筋激刺。則理想橫生。企克攙言曰。案情旣耐尋。

味則線索易求。必有效果。

蓋敦斐曰。吾自起程至四們士。手未嘗釋此匣。且以券入匣時。手自檢點。車中凡一止一行一坐。必攜匣與俱。況同行者不去左右。一至弗來諾。一至四們士。此匣亦未嘗入彼二人之手。尼楷忒曰。然則若之銀券。必車至半途始失無疑。蓋敦斐曰。吾亦無從分析界限。祇知於車上遺失而已。彼妙手空空兒。能臆探無形。殆莫明其妙。自首途以來。夜未嘗交睫。卽有時倦倚。匣鎖則特別新製者。鑰收衣襟內。未嘗失卻匣口。亦無刃挾痕。不識以何法得之。尼楷忒曰。何以知匣口並未刃挾。蓋敦斐曰。吾審視至再。匣口密切光緻。扁鑰完固。無幾微痕跡。至四們士發匣。則中成素紙一束矣。

尼楷忒曰。然則容有換匣者。尋常小匣。非獨有物。安知無人從而更易。蓋敦斐曰。吾可決其必無更易之人。以匣口所用之鎖。惟余獨有。匣可更鑲。不能僞也。尼楷忒思至再。又曰。偕君行之偵者。果慤誠人乎。曰。偕吾同行至弗來諾者。曰李倍。乃爲嘎利佛尼亞人。素以端實名。況吾兩人附車。時在白晝。李距吾坐且數尺。手未嘗及匣旁。尼楷忒又曰。自弗來諾至四們士。偕行者何人。曰。爲柏力乾。在鐵路公司任役事。尼楷忒曰。柏力乾之爲人。吾素聞之。訥誠可信。一長者也。企克儻言曰。吾曹所歷諸案。從未有離奇複雜至此者。姑以此案端倪懸度之。尼楷忒曰。若能覓其端緒乎。曰。吾無他疑。惟疑德林當蓋敦斐君起程時。正德林駐足闕視。形跡閃爍。

恐於是案未必無關繫者。

蓋敦斐驟聞德林名。大愕。以德林幼卽無行。淪於宵小。且曩日鐵匱一案。前轍具在。脫又爲其所覬。必無幸事。乃語企克曰。君必素知德林不法。故頗留意。抑君在弗來諾之南。見德林曾附火車。故有此說耶。企克曰。然。特當時瞥眼一見。未及詳覘。蓋敦斐抑然而歎。瞠日向尼楷忒注視。

維時尼楷忒默念曰。此時德林適在南方。未必無因而至。但竊券一事。謂必出其手。則尙無證據。且蓋敦斐所云。其守匣若彼其慎。德林雖黠。恐亦未易逞技耳。乃問蓋敦斐曰。君所乘之火車。自離弗來諾後。有何人同坐起。蓋敦斐曰。吾一人外。惟柏力乾耳。且自吾本處至弗來諾。亦祇吾與李倍乃二

人而已。尼楷忒曰。設乘火車別房之客。偶經君坐處。容有之乎。曰。有之。且不止一人。尼楷忒曰。有過君前者。曾一注目視否。蓋敦斐曰。何嘗不留意。以此匣鄭重。雖有偵者爲侶。無時不兢兢於心。吾敢決言之。凡經吾房者。無一人與德林類。尼楷忒回顧企克曰。若見德林。在火車未停前。抑在停後。企克曰。在火車未停前。見德林立棚柱後。未觀其全面。揣其意。似欲隱匿。恐爲車上人窺見。尼楷忒曰。據此言可以決矣。德林必非從南方乘火車向弗來諾而來。企克曰。然則德林試其妙手。竊此銀券。必在弗來諾至四們士途中可知。尼楷忒曰。誠然。口雖云然。而音聲遲緩。似尙別有推求者。旋舉首外望。回向蓋敦斐曰。君所職總司庫事。行後爲何人。

庖代曰。卽以兒子代之。尼楷忒聞言。似頗不懌。曰。君檢點銀券後。收入套匣。此時令子在君平日辦事處否。曰。否。吾當日檢點銀券。爲時甚早。辦事處尙未啓局。並無人見。尼楷忒又曰。君攜券至四們土。令子意中。以爲然否。曰。兒子當日曾勸吾無庸躬自攜往。仍交鐵路公司匯去。最善。倘惜匯費。渠願任一半。兒子素端謹。人無間言。倘聞吾有失券事。必至惶急。尼楷忒曰。令子娶婦否。蓋敦斐曰。未娶。年祇二十二。平日宿於家。無非分事。尼楷忒曰。君當日攜此巨款。欲赴四們土。外人有知者否。蓋敦斐曰。吾子而外。惟鎖工知之。此外可決言其無。尼楷忒曰。鎖工爲何許人。亦誠實否。蓋敦斐曰。鎖工乃嘎利佛尼亞人。年逾七十。家素殷。以謹慤聞。尼楷忒默然片。

响目注地不釋思欲發明失竊之由必近理入情可以取人信者維時企克啣雪茄於口亦籌度未能卽得久之尼楷忒曰蓋敦斐君囑辦之事誠爲槃錯深恐不能報命要當殫竭吾力冀得端倪君亦知德林君居處否形跡雖可疑特此時亦未能臆斷果出其手必俟吾一見德林庶訶察不至憑虛倘此時德林囊有餘金或肆意揮霍則不啻自暴其隱其與手此案當可無疑且或爲德林發縱指示亦未可定蓋敦斐聞之甚意滿遂興辭而出

是時尼楷忒與企克仍相向吸雪茄爲遣企克曰德林果在三橋關附車則此時必往舊金山矣凡得意外巨財必圖一恣其意以爲快當必至大都會紛華靡麗之場爲銷金窟使